



语言符号学译丛

# 身体与意义

## CORPS ET SENS

「法」雅克·丰塔尼耶 著  
怀宇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 作品简介

本书是法国著名符号学家、法国符号学学会名誉会长雅克·丰塔尼耶（Jacques Fontanille）的第14部符号学专著，该书根据符号学理论与原理，重新探讨了人的身体与通过身体所产生的意义的问题。全书分两部分：行为者的身体；身体的外在形象、印记与记忆的外在形象。阐述的问题包括：行为者身体与可感觉身体、身体与行为、口误、身体与可感觉场域、外表与运动肉躯、印记与形象特征记忆、报道的习性、使用之印记与物件之身体、印记符号学等。本书体现了近20年符号学领域中有关身体与行为的回归性研究，着重对激情主体、符号化在感性经验中的感觉与固位等进行了探讨，在我国当前符号学界尚处摸索、发展的阶段，这部书的翻译与出版，将为国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开拓出富有特色的学术视角和研究范式。

语言符号学译丛

# 身体与意义

[法] 雅克·丰塔尼耶 著

怀宇 译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 津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身体与意义

*Corps etsens*

Copyright © 2011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by Jacques Fontanille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授权南开大学出版社独家出版, 未经出版社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天津市版权局著作登记号: 图字 02-2017-28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身体与意义 / (法) 雅克·丰塔尼耶著; 怀宇译

. 1—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21.1

(语言符号学译丛)

ISBN 978-7-310-06002-3

I. ①身… II. ①雅… ②怀… III. ①符号学—研究  
IV. ①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0)第 249704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身体与意义

SHENTI YU YIYI

---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陈敬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 300071

营销部电话: (022)23508339 营销部传真: (022)23508542

<http://www.nkup.com.cn>

---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21 年 1 月第 1 版 202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230×155 毫米 16 开本 14 印张 1 插页 202 千字

定价: 45.00 元

---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2)23508339


Jacques Fontanille

# Corps et sen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11

《身体与意义》一书原作者发来的对中译本即将出版的贺词：

*Cher Zhang Zhiting,  
Je vous remercie infiniment pour la traduction  
de mon ouvrage Corps et Sens, et je vous félicite  
sincèrement pour cette excellente version chinoise.  
Je suis convaincu qu'elle trouvera en Chine un  
public de qualité et des lecteurs motivés.  
Novembre 2019*



译文：

亲爱的张智庭先生：我非常感谢您翻译我的《身体与意义》一书，我对您这一出色的中文译本表示诚挚的祝贺。我深信，这一译本在中国将会拥有高品位的受众和积极主动的读者。

2019年11月

# 目 录

绪论：身体在人文科学中的某些作用	1
第一部分 行为者的身体：行为者-身体与可感觉身体	11
一、身体与行为	11
1. 符号化中的身体	11
2. 作为身体的行为者	12
3. 作为行为者的身体	14
二、口误	31
1. 导言	31
2. 语言学研究 with 语言学问题	32
3. 精神分析学探讨	40
4. 陈述活动行为者-身体的各种时位	48
5. 小结	55
三、身体与各种可感觉场域	56
第二部分 身体的外在意象，印记与记忆的外在意象	84
一、行为者-身体的形象特征显现：外表与运动肉躯	84
1. 运动与外表：形象特征的接替	84
2. 小结：两种形象特征显现的展开	101
二、印记与形象特征记忆	105
1. 印记作为过往相互作用的能指	105

## 2 身体与意义

2. 印记作为寻找其所指的能指 .....	109
3. 身体的各种外在形象与印记类型学——从印记的 各种形式到解释过程带有四种形象维度的模式 .....	112
三、身体在证明：报道习性 .....	120
1. 陈述活动与证明活动 .....	120
2. 报道的习性 .....	124
3. 话语的历史、相信、假器与经验的分享 .....	148
4. 小结 .....	155
四、使用之印记与对象之身体 .....	156
1. 物件的符号学构成 .....	156
2. 于贝尔·罗贝尔（Hubert Robert）的水柱 .....	157
3. 物体的锈迹或时间 .....	161
参考文献 .....	187
术语索引及译文对照 .....	193

## 绪论：身体在人文科学中的某些作用

在大多数人文科学的话语中，大约 20 年以来，身体是随处可见的一种论题：历史学、社会学、诗学、人类学和哲学、传播学和营销学，这些科学与其他许多人文学科相比，把身体变成了一种显示变更和现代化过程的动因。不过，人文科学的这种“具体化展现”，则显示为多种不同的外在形象。

当历史学家对于气味感兴趣的时候<sup>①</sup>，这首先是因为他关心科学实践，尤其是医学实践的历史<sup>②</sup>，但也是因为他有关历史的构想整合了社会性与集体生活的各种形式。在这种链条的另一端，认知学家基本上是以神经现实论（*réalisme neurologique*）为名而对身体感兴趣的：各种认知图示被“具体体现出来”了，原因是这些图示在神经元网系中形成了一定的形式，它们对于与其无时不在一起的身体/肉躯（*corps/chair*）这种连对是不可缺少的<sup>③</sup>，而且这种连对也位于它们赖以产生的经验之中心。在诗学家看来，在这两端之间，身体首先是感性经验和与作为现象的世界之间关系的所在地<sup>④</sup>，条件是这种经验能够在意蕴实践中和（或）在一些审美经验中得以延伸。至于人类学家，

---

① 阿兰·科尔班（Alain Corbin）：《疫气与黄水仙》（*Le miasme et la jonquille*），Paris, Flammarion, 1996（Aubier Montaigne, 1992），introduction, p. I-VI。

② 阿兰·科尔班的书在医学保健流派中占据重要地位。

③ 例如弗朗西斯科·瓦雷拉（Francisco Varela）、埃文·汤普森（Evan Thompson）、埃莉诺·罗施（Eleanor Rosch）合著的《精神中的身体印记》（*L'inscription corporelle de l'esprit*），Paris, Le Seuil, 1993。

④ 在让-克洛德·科凯（Jean-Claude Coquet）的著作中，特别是其《寻找意义》（*La quête du sens*），Paris, PUF, 1997。

## 2 身体与意义

他长时间以来就知道，身体同时也是社会性和与他人关系的诸多媒介之一，是在治疗方面、仪礼和象征方面的实践对象和载体，是“感性逻辑”和与周边世界的各种符号学关系之形式的主要固位点<sup>①</sup>，这是每一种文化的特征。

实际上，有关人的各种科学，由于一直离不开二元对立关系（身体/精神、身体/灵魂等）——不论这些科学是依附于二元论或者是拒绝二元论，都不曾停止过在整合身体与排除身体这两者之间的摇摆。不过，就像我们刚指出过的那样，这些选择既不是以二元论名义，甚至也不是以对于它的一元论争议的名义来形成的；对于身体的排斥，也像其不被排斥那样，实际上都是其他认识论或方法论的工具。例如，在历史研究中，身体的外在形象都在强化各种社会学维度和人类学维度的相关性，而且据此，这些外在形象均只在赋予它们某种相关性的一种方法论潮流内部和在一种历史概念内部才被认可；同样，身体现象作为理论论据，只有在认知研究的专门讨论中才介入进来，以有利于那些衔接性假设（*hypothèses connexionnistes*）和“亚-象征论”（*sub-symbolique*）模式，而不利那些“象征论”假设和模式<sup>②</sup>。

于是，这个问题在符号学上也被提了出来：身体以何种名义被排斥或被整合呢？身体，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与激情主题、与符号化<sup>③</sup>在感性经验中的感觉和固位一起，又重新回到符号学方面来了。实际上，在有关动作的符号学与有关激情的符号学相结合的时刻，这个问题就提出来了。如果我们把第二种符号学看作对于第一种符号学的补充或是其派生部分，那我们便很难避开那些规范性的和唯心论的老毛病，

---

① 固位（*ancrage*）：一般指历史固位，即一套时空标示，特别是一系列地名和时名。——译注

② 实际上，“象征性”类型的人工智能（*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I.A.）并不怎么在身体上占有位置，因为它根据孤立的模块来工作的，而那些模块是由一些散在和命题性的单位结构而成的。相反，“接合性的”人工智能则要求所有的“开端”（*entrées*）和所有的神经元层之间的一种普遍的相互作用，并且为此，它在其中依靠由鲜活的肉躯所担保的明显的相互接合性（*interconnexion*）。在这种争论中，有可能出现身体的两种隐性表象：一方面是全部孤立的组织和功能，另一方面是“无组织机制的”一个肉躯—身体（按照德勒兹的方式）。

③ 符号化（*sémiose*）：同英语术语 *sémiosis*，符号学术语，属于一种操作，该操作在“表达之形式”与“内容之形式”之间或在“能指”与“所指”之间建立一种互为前提的关系的同时产生一些符号。“符号化”等同于“符号学功能”。——译注

原因是，在这种情况下，动作的逻辑性似乎是唯一合理的和富有形式的，而各种激情要么就是显示为像叙述序列的一些混乱和技能障碍，要么就像是其表面的和辅助性的作用。在这样的考虑之下，我们就不需要身体，只需将动作搞得深入复杂也就可以了。

相反，如果我们认为是有关激情的符号学开启了最为一般的模式的话（而在这一模式内部，有关动作的符号学显得像是一种特殊情况，因为该情况服从于一些条件和一种约束性观点），那么，可感觉身体便位于符号学理论化过程的中心了，它便负责起调整其全部概念组织系统。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深入地审核符号学理论，找出一些相关条件和确定构成符号学理论的各种合理性领域的界限，尤其是可以重新考虑身体在符号化中的作用。

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这种多余的论证方面：只要存在着属于符号学方面的一些激情，就存在着一种符号学身体。原因是，在激情符号学方面的真正理论和方法学成果，并非是“身体又回来了”，或者是有关所谓的连续性符号学，而恰恰是激情句法，是情绪序列的构成（这些序列自身也是由模态句法派生而来的），这是得到所有符号学家认定和认可的科学结果，与此相比，有关身体的主题就显得像是过分约定的老生常谈。虽然有关身体的一种符号学思考是可希望的，但却不是为强化一种激情符号学，而恰恰是为了开启一种全新的精神投入领域，在我们看来，这一新的领域就将是印记符号学。

身体，曾经被形式主义，特别是被 20 世纪 60 年代结构语言学看重，但也被看重动作理论的逻辑论所排斥，而这种动作理论对于形式逻辑，甚至对于游戏理论欠下的债务是为人公认的。在此，我们可以举出两个属于理论原因方面的例子，在这两个例子中，身体现象都起到了辨别性作用，即基础符号学功能的作用和生成行程的作用。

在这一方面，有关符号学功能定义的演变是很说明问题的：在受到索绪尔和叶姆斯列夫启发的传统里，符号的两个面之间或者说言语活动的两个平面之间的关系，不论表述为是必须的还是任意的，根据所采用的观点或是依据互为前提的关系，一直都是一种逻辑关系。这种类型的关系放弃操作者；我们随后注意到，符号一旦稳定或言语活

#### 4 身体与意义

动一旦建立，能指与所指、表达与内容，便处于互为前提的关系之中。因此，便不需要考虑这种关系的操作者，而且也不需要考虑陈述活动<sup>①</sup>的角色，甚至也不需要考虑身体的角色问题。在索绪尔的理论中，能指与所指之间用水平横杠所象征性地表示的符号的构成关系，从定义上讲是无法被具体化的（*désincarné*）。叶姆斯列夫的立场实际上更为犹豫不决，因为他在多种情况下强调，表达平面与内容平面之间的区别纯粹是实践性的，这种区分没有操作价值，它取决于分析者的观点，因此是变化不定的。实际上，互为前提的关系在当时的逻辑学表述中，是被感知为脆弱的、动态的和无动机的一种连带关系，它涉及一位操作者的至少是隐性的介入。

但是，只要一考虑到把一种言语活动结合在一起的两个平面的操作问题，身体就变得不可缺少了：不论有人将其看作所在地（*siège*），或者将其看作符号化的媒介或操作者，它都像是符号的两个面或言语活动的两个平面所共有的一种时位<sup>②</sup>，它可以奠基它们之间的结合，或使之成为一种意蕴整体。

另一个例子也很说明问题，就是生成行程的例子。20世纪70年代，阿尔吉达·朱利安·格雷马斯（*Algirdas Julien Greimas, 1917—1992*）主张根据乔姆斯基（*N. Chomsky*）的语法，将符号学理论的全部构成部分组织成唯一的生成模式；各个层级，从最抽象到最具体，从意指过程的基础结构到表层叙述结构，都做了层递排列<sup>③</sup>。这样一来，在这种生成行程的各个层级之间证明其能够转化的困难便出现了，因为所考虑到的唯一解决办法是属于逻辑论类型的：转化规则具有逻辑本质，它是从一个层级向着另一个层级即稳固的意指展开的。

但是，自从《符号学：言语活动理论的系统思考词典》出版以来，

---

① 陈述活动（*énonciation*）：语言学与符号学术语，指陈述语句的生产过程或话语的建立过程，它将主体的意愿性、叙述特征、语句的外在形象和所有的模态关系连接成一个整体，是当下符号学研究的中心概念。——译注

② 时位（*instance*）：语言学与符号学术语，指被分析对象所处阶段、时段。——译注

③ 我们在格雷马斯与库尔泰斯合著的《符号学：言语活动理论的系统思考词典》（*Sémiotique: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 la théorie du langage, Paris, Hachette, 1979/1993*）一书中，看到对于生成行程的一种介绍。

明显的是，从层级到层级，在生成行程中被操纵的东西，并非逻辑形式，而是一些意蕴连接，是这种行程在改变、增加和逐渐地复杂化。不过，生成行程仍然是一种形式上的假象、一种逻辑分层模式[这种模式建立在下位词（hyponymie）与上位词（hyperonymie）之间的对立关系上，20世纪60年代的逻辑语义学很看重这种关系]，它被认为是放弃操作者。于是，我们便很清楚地看到，应该从一种静态的逻辑分层模式过渡到一种动态的拓扑学模式<sup>①</sup>。但是，“动态的”在无明明显操作者的情况下，只不过是一种口号，而不是一种解决方案。符号学理论在其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概念中，似乎就像本维尼斯特（Benveniste É., 1902—1976）所描述的那样，服从于“故事”（histoire）的运则：一切，都像是叙事在独自讲述那样，无叙述者，而生成行程就像是独自地在运行和转化那样。

相反，如果把相关层级之间的转化看作一些现象或一些实践，而非一些形式的和具有思辨本质的逻辑操作的话，那么，这些转化就涉及一位具有身体的认识论主体，该主体感知意蕴内容，并计算和设想着各种价值。每当相关层级变化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将意指的再次连接归入这位可感觉的和具体的操作者的活动之中：他会将第一个层级的各种意指感受为范畴、等级冲突之间的一些张力，而他依据这种感知于随后的感知层上获得以位置价值之形式连接起的新的意指。

我们看到，身体在符号学理论中的介入，可以为最初的逻辑主义带来一种明显的接替变化，并让人们在参照可感觉经验和由操作者参与的实践的同时，从现象学角度来处理理论和方法学问题。

---

<sup>①</sup> 尤其见于让·珀蒂托（Jean Petitot）和让-弗朗索瓦·博尔德龙（Jean-François Bordron）所写的文章《转化的方方面面》（“Aspects de la conversion”）[《符号学行为》（*Actes sémiotiques*），n°V, 24, CNRS-INALF, 1982]的文字中。动态形态的模式，特别是那些使用拓扑学表象的模式，实际上，都把符号学实体看作（在空间与时间中）占据一定广度和被某种能量所主导的一些身体。比如，埃尔曼·帕雷（Herman Parret）就在其《叶姆斯列夫事实理论的史前史、结构与现时状况》（“Préhistoire, structure et actualité de la théorie hyelmslevienne des cas”）（*Nouveaux actes sémiotiques*, n°38, Limoges, PULIM, 1995）一文中，很清楚地说明，被叶姆斯列夫的事实定位理论所操纵的各种范畴，是建立在有关一种隐性身体经验基础上的：它涉及方向（接近/疏远）、密切性（接触/非接触）和观点（客观性/主观性）。

说到此，一方面是理论概念的具体化展现，另一方面是对于作为研究主题的身体的关注，这两者都在改变与相邻学科的关系，这是每一种完成了相同演变的人文科学无一例外的情况。例如，就像符号学曾为寻找逻辑解决方案而花了很长时间那样，符号学也曾与心理学特别是精神分析学建立了一些非常模糊的关系：由于形式解决办法不可避免地会排除人文意指的整个部分，而这个阴影部分又恰恰是精神分析学所负责的部分，所以，符号学便只好说心理学的各种关系是与之不相关的。从此，激情符号学就明确地发展成为对于精神分析学的接替，它尤其形成了其自己的有关情感和情绪的构想。但是，符号学有关身体的思考，相反却不可避免的是对于与之相关的精神分析学思考的重新评估。

此外，对于这些概念和问题的具体化展现，也会改变符号学家赖以选择他们认为是相关的各种现象的标准。一种集中在行为者<sup>①</sup>的身体方面而不再集中于对各种考验的规范逻辑链接的符号学探讨方面，将使它们的任何重要性重新让位于失败的行为、笨拙表现和曲折波动，就像那些在动作的逻辑回顾性重建之中被当作不相关而遭删除和排除的现象一样。同样，一种行为者-身体（*corps-actant*）的陈述活动，不可避免地会掺和有含混不清、摇摆不定、言辞生硬、口误和论据性展示。从这时起，这样或那样特殊行为的相关性，便不再刻意减缩为一种简单的寻找程序或唯一的陈述活动计划；失败的行为也可以像被程序化的行为那样完全具有意蕴，而其表面上看似偶然的特征只会掩盖多种意指潜在性与多种同位素性<sup>②</sup>之间的对立，因为它们在动作或话语的发展空间与时间中都为占有位置而处于竞争关系之中。于是，叙述或陈述活动的意外性就变成了语义领域与价值领域之间的一种张力发生地，甚至变成了处于竞争关系中的程序之间、行程之间或同位素

---

① 行为者（actant）：符号学术语，格雷马斯将其定义为“独立于任何他人的决心而完成或承受行为的人”（《符号学：言语活动理论的系统思考词典》，*Sémiotique: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 la théorie du langage*, 1993, Hachette, p.3），并建立了包括主体—对象、发送者—接收者、助手—对手共六位行为者的“行为者模式”。——译注

② 同位素性（isotopie）：符号学术语。格雷马斯从物理—化学方面借用而来，指那些承担着话语同质性的类义素在横向组合关系链上的复现。——译注

之间的一种冲突和替代<sup>①</sup>。

此外，对于身体的符号学探讨，应该主动接受一种固执的双义性，它取决于身体在各种意蕴集合体的生产过程中的双重地位：（1）身体就像符号化的基础，并作为其理论动因；（2）身体就像符号学的外在形象或外形，并作为在文本之中和在一般对象符号学之中可观察的显现。它们之间的区别可以这样来设定：（1）在第一种情况里，身体参与符号学的“实质”<sup>②</sup>，而特别是参与行为者的决心，不论是陈述活动的行为者或叙述行为者：核心的理论动因将是行为者-身体的动因；（2）在第二种情况里，身体是多种外在形象中的一种，而在此名义之下，身体特性的各种外在形象则会处于次要的位置，尤其是那些时间性和空间性的外在形象；不管怎样，它在形象维度中占据着特殊的位置，这一位置与施事者<sup>③</sup>有关，而特别是与陈述活动的施事者有关，因此，身体的各种外在形象经常地归入陈述活动的特性。这一区别，在这部书中将奠定分为两个部分的一种行程，第一部分是关于行为者-身体的，第二部分是关于身体印记的各种外在形象的。

但是，这种区分首先是为了介绍方便，它服从于一种理论等级考虑，不过，在对于对象符号学的具体研究中并不容易开展，原因是它实际上只是将同一现象的两种分析层级对立起来，这两个层级虽然不同，但连带关系密切。

特别是根据一种人类学观点，我们意识到，这两种维度是密切地纠缠在一起的。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廷族（Tin）部落文化中<sup>④</sup>，人们注意到，身体首先依据部分相对于整体的一种逻辑原则（*principe*

① 替代（*substitution*）：语言学和符号学术语，指言语活动的表达平面与内容平面中的一个平面的聚合体各个成分的交流并不引起另一个平面相应变化的语言现象。因此，替代可以让我们在不变范围内辨别那些可成分，如同义词和近义词的情况。——译注

② 实质（*substance*）：语言学和符号学术语，它与传统的哲学概念不同，指被符号学形式所承载的“材料”或“意义”，比如声音、含义等。——译注

③ 施事者（*acteur*）：符号学术语，它先是取代了人物这个术语，后来被确定为可以承担行为者角色与主题角色的词位（*sémème*）。行为者可以是个体的（某个人）、集体的（人群）、形象的（拟人的事与物）或非形象的（例如“命运”）。——译注

④ 这种文化和这种语言，汇聚了大约三千对话者，他们生活在水上的茅屋之中，靠种蔬菜和捕鱼为生。在此提到的信息节选自 F. 吕皮（F. Lupu）的口述沟通内容物（1980年3月17日，在巴黎举行的跨界符号学研讨班）。

méréologique) 被构想为一种外形：一些部分（四肢与所有器官）被结合起来，以便构成一个联盟性的整体，而在这个整体中，所有的部分均保留着它们各自的特性；但是，这种外形即刻就显得像是等同于自然环境的表象，就像是一种列岛状的外形，这是根据各个部分（各个器官与四肢）之间的关系，与列岛和构成这个部落人民之领土的水域之间的关系，是对应认同的。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身体也是对于行为者和模态之本质的解释原则，因为反过来说，它提供了联系力量的最好表象，这种力量可以让半岛的各个部分“支撑其全部”：这种力量是心灵的一种张力，我们将其命名为“瓦达姆”（wadama），它应该持续地得到来自注意力和自我幻视的维护，而这种“解释”尤其在关系健康和疾病的新颖概念中得到表白：在疾病中，或者是那些器官独立自主，因为联系力量已经是衰弱了（疾病的减弱[ive]表述）；或者是它们失去了它们的特性，因为联系力量过于强大（疾病的增强[mulobi]表述）<sup>①</sup>。更好的是，在准备婚礼的时候，未婚夫妇都要对于伙伴的身体进行一种详细的相互了解，这种了解应该让他们可以验证，两个身体的结合是否会扰乱每一个身体特有的内在联系原则。

在此，我们清楚地看到，在这个简单介绍例子里，对于这个种族来说，身体既是一种符号学外形（部分、联系力量和整体形式）——这种外形可以在出现各种社会相互作用时成为（触觉的、视觉的、嗅觉的等）一种可感觉解读对象，也是生活和整个世界的符号化过程的动力本身：实际上，透过这组人群特有的表象，留下的便是其环境和空间的意指，它们是对世界的一种构想和一种生活形式、对于能力行为者的一种定义和对于每日事件之解读的一种栅网<sup>②</sup>，因为整体是与生存和再生产实践不可分离的。

---

① 作者雅克·丰塔尼耶在发给译者的邮件中，做了这样的解释：在廷族的语言中，wadama 指心灵张力，其力量在于维持身体的各个部分；ive 是一种病症，它表现为减弱 wadama 的力量和减弱身体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mulobi 也是一种病症，它增强 wadama 的力量、混淆和搞乱身体的各个部分。——译注

② 栅网（grille）：由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 1908—2009）开始使用这一概念，后被结构论符号学（sémiologie）延用，指一种理论框架。——译注

这就是说，在我们所进行的调查中，需要提前考虑到的是，身体的形式和其外在形象的转换，有助于理解或再现对于由行为者-身体所带来的符号学化的那些深层次操作过程。而这种情况又可能意味着，在作为各种深层次操作之基础的身体与在具体的对象符号学之中出现的身体的各种外在形象之间，可能会有着意指的一种生成行程，这种行程不再是形式的和逻辑的，而是现象的和具体的。

这就是我们将非常看重身体的各种外在形象（特别是运动中的外在形象和身体的外表以及许多其他方面），以便借助这些外在形象来接近处在行为中的符号化的原因所在。也还是因为如此，我们将对于可感觉和感知场域的各种形式感兴趣，原因是它们奠基了特殊的对象符号学的陈述活动场域的各种形式。

在此，我们提出的做法分为两种时刻：一是行为者的身体，即行为者-身体和可感觉身体；二是身体的各种外在形象，即印记和记忆之外在形象。这种做法，在总体上服从于后一种工作假设。第一种时刻，是承认行为者是一种身体（并且不只是说“有一个身体”），这同样是在过问身体在符号化的形成和承担这种形成的各种时位上的作用，自然也是过问身体在有关行为者是其操作者的行为和动作的理论中的作用。第二种时刻，阐述真正的身体的一些外在形象，迫使我们需把两种补充性的决心交叉起来，一方面是多元感觉特性的特定意蕴形式，另一方面是对于身体也是对于话语的记忆形式。但这样一来，借助于并非起步时所期待的一种返回，对于身体的各种外在形象的研究，最终将导致对于一般的符号化之根本过程的构想和确定，以及导致在这种名义之下对于从陈述活动到印记和证明之特性的一般化构想和确定。

为了从这种假设获得全部结果，只用一本书的空间是不够的。但是，我们却可以从中看到行为者会重新找出其错误和口误的意指，看到施事者在增强力量、形式和影响力，看到意指的各种内容物在外包物之内的被包裹情况，也会看到各种符号学载体变成了接收投射与录记的外膜和载体，还会看到各种形象的转换服从于在物质基础、能量与包含它们的外膜形式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情况。最后，我们将会看到